

岩头全𪚩禅师语录

岩头全𪚩禅师

《岩头全晟禅师语录》

心密之家 2022 年 5 月排版



| 以禅为体 以密为用 以净土为归 |

编者序

岩头一生所留言语较少，散见于各灯录中。为方便后人学习，后学收集了《五灯会元》、《景德传灯录》、《祖堂集》和《联灯会要》中关于岩头全豁禅师的记载，将禅师的语录和行状按照德山下、岩头沙汰、卧龙弘法的时间顺序进行了汇集和排序整理，其中卧龙弘法部分又按照开示、勘验行录、问答的顺序罗列。本辑录主要以五灯会元为底本，旁参其他三本书籍合录而成。整理匆忙，多有不当及错漏，望阅者明鉴。

后学莲子谨叩

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七日

全文

鄂州岩头全叡禅师，泉州柯氏子。少礼青原谊公，落发往长安宝寿寺，禀戒习经律诸部，优游禅苑，与雪峰、钦山为友。自杭州大慈山迺造于临济，属济归寂，乃谒仰山。才入门，提起坐具曰：“和尚！”仰山取拂子拟举，师曰：“不妨好手。”

后参德山，执坐具上法堂瞻视。山曰：“作么？”师便喝。山曰：“老僧过在甚么处？”师曰：“两重公案！”乃下参堂。山曰：“这个阿师稍似个行脚人。”

（《祖堂集》此段为：后参德山。初到参，始拟展坐具设礼。德山以杖挑之，远掷阶下。师因便下阶收坐具，相看主事参堂。德山谛视，久而自曰：“者阿师稍似一个行脚人。”）

至来日上问讯，山曰：“阇黎是昨日新到否？”曰：“是。”山曰：“甚么处学得这虚头来！”师曰：“全叡终不自谩。”山曰：“他后不得孤负老僧。”

一日，参德山，方跨门便问：“是凡是圣？”山便喝。师礼拜。有人举似洞山，山曰：“若不是夔公，大难承当。”师曰：“洞山老人不识好恶，错下名言。我当时一手抬，一手搦。”

雪窦云：“然则德山门下，草偃风行。要且不能塞断天下人口。当时才礼拜，劈脊便棒，非唯剿绝洞山，亦乃把断豁老！还会么？将军自有嘉声在，不得封侯也是闲。”教忠光云：“还知三大老落处么？德山和身放倒，洞山带水拖泥。若非岩头具通方眼，争显功高汗马！且作么生是一手抬一手搦处？杀人刀活人剑！”

雪峰问德山：“从上宗乘，和尚此间，如何禀授与人？”德山云：“我宗无语句，实无一法与人。”师闻举云：“德山老汉一条脊梁骨拗不折。虽然如此，于唱教中犹较些子。”

保福拈问长庆：“岩头平生出世，有什摩言教过于德山，便道‘犹较些子’？”长庆举师示众云：“若是得意底人，自解作活计。举措悉皆索索底，时长恬恬底。触物则传，意在传处。住则铲住，去则铲去。须于欲去不去、

欲住不住处体会。不执物，不据物。不同室塞人紧把著事不解传得，恰似死人把玉搗玉相似。纵然传得，直到驴年有什摩用处？且愧伊向这里凑泊，不别运为。讶将去，钻将去，研将去，直教透过，直教透彻。不见道：‘如人学射，久久方中’？”有人问：“中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莫不识痛痒摩？”

雪峰在德山作饭头，一日饭迟，德山擎钵下法堂。峰晒饭巾次，见德山乃曰：“钟未鸣，鼓未响，拓钵向甚么处去？”德山便归方丈。峰举似师。师曰：“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。”山闻，令侍者唤师去。问：“汝不肯老僧那？”师密启其意。山乃休。明日上堂，果与寻常不同。师至僧堂前，拊掌大笑曰：“且喜堂头老汉会末后句，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！虽然，也只得三年活。”〔山果三年后示灭。〕

一日，与雪峰、钦山聚话。峰蓦指一碗水。钦曰：“水清月现。”峰曰：“水清月不现。”师踢却水碗而去。

德山一日谓师曰：“我这里有两僧入山，住庵多时，汝去看他怎生。”师遂将一斧去，见两人在庵内坐。师乃拈起斧曰：“道得也一下斧，道不得也一下斧。”二人殊不顾。师掷下斧曰：“作家！作家！”归，举似德山，山曰：“汝道他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洞山门下不道全无，若是德山门下，未梦见在。”

师与雪峰同辞德山，山问：“甚么处去？”师曰：“暂辞和尚下山去。”曰：“子他后作么生？”师曰：“不忘。”曰：“子凭何有此说？”师曰：“岂不闻：智过于师，方堪传受；智与师齐，减师半德。”曰：“如是如是，当善护持。”二士礼拜而退。

师共雪峰到山下鹅山院。压雪数日，师每日只管睡，雪峰只管坐禅。得七日后，雪峰便唤：“师兄且起。”师云：“作摩？”峰云：“今生不著便，共文遂个汉行数处，被他带累。今日共师兄到此，又只管打睡。”师便喝云：“你也口+童眠去摩？每日在长连床上，恰似漆村里土地相似！他时后日，魔魅人家男女去在！”峰以手点胸

云：“某甲这里未稳在，不敢自谩。”师云：“我将谓汝他时后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播扬大教，犹作这个语话？”峰云：“我实未稳在。”师云：“汝若实如此，据汝见处一一道来。是处与你证明，不是处与你铲却。”峰曰：“我初到盐官，见上堂举色空义，得个入处。”头曰：“此去三十年，切忌举著。”峰曰：“又见洞山过水偈曰：‘切忌从他觅，迢迢与我疏。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’”头曰：“若与么，自救也未彻在。”峰又曰：“后问德山：‘从上宗乘中事，学人还有分也无？’德山打一棒曰：‘道甚么！’我当时如桶底脱相似。”头喝曰：“你不闻道，从门入者不是家珍。”师曰：“他后如何即是？”头曰：“他后若欲播扬大教，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，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。”师于言下大悟，便作礼起。连声叫曰：“师兄，今日始是鳌山成道。”

二人分襟后，师住鄂州岩头，值沙汰，于湖边作渡子，两岸各有一板，有人过渡，打板一下。师曰：“阿谁？”或曰：“要过那边去！”师乃舞棹迎之。

雪峰往福州卓庵，过沙汰后，忽有两个纳僧来礼拜和尚。和尚才见上来，以手托木庵门，放身出外，云：“是

什摩？”其僧对云：“是什摩？”峰便低头入庵里。其僧三五日后便辞。峰云：“什摩处去？”对云：“湖南去。”峰云：“我有同行在彼，付汝信子得摩？”僧云：“得。”雪峰遂作信，信云：“一自鹅山成道后，迄至于今。同参某信付上师兄。”其僧到岩头，师问：“什摩处来？”云：“南方来。”师云：“到雪峰摩？”对云：“到。来时有信上和尚。”便抽书过与师。师接得便问：“他近日有什摩言教？”僧云：“某甲初到时，有一则因缘。”具举前话。师云：“他道什摩？”对云：“他无语，便低头入庵。”师便拍掌云：“噫！我当初悔不向伊道末后一句。我若向他道末后一句，天下人不奈何雪峰。”其僧到夏末具陈前因缘，问师云：“师道：‘我悔不向伊道末后一句。’如何是末后一句？”师云：“汝何不早问？”僧云：“某甲不敢容易。”师云：“虽则德山同根生，不与雪峰同枝死。汝欲识末后一句，只这个便是。”

一日，因一婆抱一孩儿来，乃曰：“呈桡舞棹即不问，且道婆手中儿甚处得来？”师便打。婆曰：“婆生七子，六个不遇知音，只这一个，也不消得。”便抛向水中。

师沙汰时，著蝠衫，戴席帽，去师姑院里。遇师姑吃饭次，便堂堂入厨下，便自讨饭吃。小师来见，报师姑，师姑把拄杖来。才跨门，师便以手拔席帽带起。师姑云：“元来是麤上座。”被师喝出去。

师后庵于洞庭卧龙山，徒侣臻萃。

示众云：“夫大统宗纲中事，须识句。若不识句，难作个话会。甚么是句？百不思时，唤作正句，亦云居顶，亦云得住。亦云历历，亦云惺惺，亦云的的，亦云佛未生时，亦云得地。亦云与么时。将与么时，等破一切是非，才与么，便不与么，便转辘辘地。若也看不过，才被人刺着，眼眨瞪地，恰似杀不死底羊相似。不见古人道：‘沉昏不好，须转得始得’。触着便转，才与么，便不与么。是句亦划，非句亦划，自然转辘辘地。自然目前露裸裸地，饱齁齁地，不解却，不解咬。不见道：‘却物为上，逐物为下。’瞥起微情，早落地上，若是咬猪狗眼赫赤。若有人问如何是禅？向伊道：‘合取屎孔着！’却有些子气息，便知深浅，硬纠纠地，汝识取这个狸奴面孔。与么时，不要故垛伊，不要称量伊。于中有一般汉，撞着物，不解转，刺着屙辘辘地，这般底槌杀百千万个，亦无罪

过。若是本色底，拨着便上，咬人火急，却似刺猬子相似，未触着时，自弄毛羽，可怜生！才有人拨着，便嗔斗诟地，有甚么近处！若也未得，与么荡荡地，唤作依句修行，有则便须等破。与么时，一物不存，信知从来学得一切言句，隘在胸中，有甚么用处，不是道。辟观辟句，外不放入，内不放出，截断两头，自然光煖煖地，不与一物作对，便是无诤三昧。兄弟，若欲得易会，但向根本明取，欲出不出，便须转，一口咬断后，不用寻伊去住底远近，但放却，自然露裸裸地，不用思搭着，昏昏地。才有所重，便成窠臼，古人唤作贴体衣病，最难治。是我向前行脚时，参着一两处尊宿，只教日夜管带，坐得骨臀生胝，口里水漉漉地，初向然灯佛肚里，黑漆漆地，道我坐禅守取。与么时，犹有欲在。不见道：无依无欲，便是能仁。古人道：置毒药安乳中，乃至醍醐，亦能杀人。这个不是汝习学得底，这个不是汝去住底，不是汝色里底，莫错认门头户口，赚汝腊月三十日，赤哄哄地，无益。当莫造作捏怪，但知着衣吃饭，屙屎送尿，随分遣时，莫乱统。诈称道者，有一片衣，不敢将出晒，恐人见，失却道者名。图人赞叹，作与么不重心行？兄弟，亦不要信他绳床上老榑榑，屙辘地地，将谓好诳呼人，别作地狱着汝在，信知古风大好。不见道：有即是无，无即是有。与么

送出来，便知深浅。这个是古格，于中有一般汉，信彩吐出来，有甚么碑记！但知唤作禅道，但知唤作一句子，软嫩嫩地，真是无孔铁锤，聚得一万个，有甚么用处！若是有筋骨底，不用多诸处行脚，也须带眼始得，莫被人谩。不见道：‘依法生解，犹落魔界。’夫唱教须一一从自己胸襟间吐得出来，与人为榜样。今时还有与么汉么？第一一切须识取左右句，这个是出头处。识取去底，识取住底，这个是两头句，亦是左右句，亦唤作是非句。才生便咬，自然无事。兄弟，见与么说，还会么？莫终日哄哄地，亦无了期。欲得易会，但知于声色前，不被万境惑乱，自然露裸裸地，自然无事。送向声色前，荡荡地，舍似一团火相似，触着便烧。更有甚么事！不见道：‘非是尘不侵，自是我无心。’时热，珍重！”

上堂：“吾尝究《涅槃经》七八年，睹三两段义似衲僧说话。”又曰：“休！休！”时有一僧出礼拜，请师举。师曰：“吾教意如∴字三点。第一向东方下一点，点开诸菩萨眼。第二向西方下一点，点诸菩萨命根。第三向上方下一点，点诸菩萨顶。此是第一段义。”又曰：“吾教意如摩醯首罗，擘开面门，竖亚一只眼。此是第二段

义。”又曰：“吾教意犹如涂毒鼓，击一声远近闻者皆丧。此是第三段义。”时小严上座问：“如何是涂毒鼓？”师以两手按膝，亚身曰：“韩信临朝底。”严无语。

有僧辞，师问：“甚么处去？”云：“入岭礼拜雪峰去。”师云：“雪峰若问岩头如何？但向他道，近日在湖边住，只将三文，买个捞波子，捞虾捷蚬。且恁么过时。”

僧到雪峰，峰问：“甚处来？”云：“岩头来。”峰云：“有何言句？”僧举前话。峰云：“穷鬼子，得与么快活。”

夹山下一僧到石霜，才跨门便道：“不审。”霜曰：“不必，阇黎。”僧曰：“恁么则珍重。”又到师处，如前道“不审”。师嘘一嘘。僧曰：“恁么则珍重。”方回步，师曰：“虽是后生，亦能管带。”

其僧归，举似夹山。山上堂曰：“前日到岩头、石霜底阿师出来，如法举似前话。”其僧举了。山曰：“大众还会么？”众无对。山曰：“若无人道得，山僧不惜两迭眉毛道去也！”乃曰：“石霜虽有杀人刀，且无活人剑。岩头亦有杀人刀，亦有活人剑。”

师与罗山卜塔基，罗山中路忽曰：“和尚。”师回顾曰：“作么？”山举手指曰：“这里好片地。”师咄曰：“瓜州卖瓜汉！”又行数里歇次，山礼拜问曰：“和尚岂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？”师曰：“是。”又曰：“和尚岂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？”师曰：“是。”山曰：“不肯德山即不问，只如洞山有何亏阙？”师良久曰：“洞山好佛，只是无光。”山礼拜。

大彦上座初参见师，师在门前耘草次，彦上座戴笠子堂堂来，直到师面前，以手拍笠子，提起手，云：“还相记在摩？”师站得把草，拦面与一掷，云：“勿处！勿处！”他无语，便被师与三搥。后具威仪，始欲上法堂，师云：“已相见了，不要上来！”彦便转。到来朝，吃粥

了，又上。始跨方丈门，师便透下床，拦胸一擒，云：“速道！速道！”无对，被师推出。大彦叹曰：“我将谓天下无人，元来有老大虫在。”

师见疏山来，遂洋洋而睡。山近前而立，师不顾。山拍绳床一下，师回顾云：“作甚么？”山云：“和尚且瞌睡。”便出去。师呵呵大笑云：“三十年弄马骑，今日被驴扑。”

因洩山和尚于廊下泥壁次，李军容具公裳，直来请洩山访道，到洩山背后，端笏而立。洩山回首便侧泥盘作接泥势，侍郎便转笏作进泥势。洩山当下抛泥盘，与侍郎把臂归方丈。师后闻此语，云：“噫！佛法已后淡薄去也！多少天下，洩山泥壁也未了在。”

百丈垂语云：“与摩，不与摩。”有人举似师，师云：“我不与摩道。”便云：“与摩，与摩，不与摩，不与摩。与摩会千人万人之中，难得一个半个。”长庆与罗

山在临水宅，举此因缘，便问罗山：“与摩，不与摩，则不问。与摩，与摩，不与摩，不与摩，意作摩生？”罗山云：“双明亦双暗。”庆云：“作摩生是双明亦双暗？”罗山云：“同生不同死。”此后有人问长庆：“如何是同生不同死？”庆云：“彼此合取口。”其僧却举似罗山，罗山便不肯。其僧便问：“如何是同生不同死？”罗山云：“如大虫著角。”“如何是同生同死？”罗山云：“如牛无角。”

临济有僧，放大言云：“我若见，与他拔却髭。”一日到来，作礼，欲起未起。师将衲衣角蓦面一拂。僧无语，泣泪而去。

师问僧：“甚处来？”云：“西京来。”师云：“黄巢过后，还收得剑么？”云：“收得。”师引颈近前云：“因！”僧云：“师头落也！”师呵呵大笑。

僧后到雪峰，峰问：“甚处来？”云：“岩头来。”峰云：“有何言句？”僧举前话，峰打三十棒，趁出。

大沲喆云：“这僧黄巢过后曾收剑，却向岩头处施设，乃至雪峰面前，锋铍不露。何故？为他岩头大笑一声，直得天地陡暗，四方绝唱。若不得雪峰，几乎陆沉。不见道：杀人刀，活人剑。”

僧参，于左边作一圆相，又于右边作一圆相，又于中心作一圆相。欲成未成，被师以手一拨。僧无语，师便喝：“出！”僧欲跨门，师却唤回，问：“汝是洪州观音来否？”曰：“是。”师曰：“只如适来左边一圆相作么生？”曰：“是有句。”师曰：“右边圆相？”曰：“是无句。”师曰：“中心圆相作么生？”曰：“是不有不无句。”师曰：“只如吾与么又作么生？”曰：“如刀画水。”师便打。

僧问雪峰：“声闻人见性，如夜见月。菩萨人见性，如昼见日。未审和尚见性如何？”峰打拄杖三下。僧后举前语问师，师与三搥。

瑞岩问：“如何是毗卢师？”师曰：“道甚么！”岩再问，师曰：“汝年十七八。”末问：“弓折箭尽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去！”

僧问：“无师还有出身处也无？”师曰：“声前古毳烂。”问：“堂堂来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刺破眼。”

僧问：“利剑斩天下，谁是当头者？”师曰：“暗。”僧拟再问，师咄曰：“这钝汉出去！”

问：“不历古今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卓朔地。”曰：“古今事如何？”师曰：“任烂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岩中的的意？”师曰：“谢指示。”曰：“请和尚答话。”师曰：“珍重！”

问：“二龙争珠，谁是得者？”师曰：“俱错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三界主？”师曰：“汝还解吃铁棒么？”

问：“三界竞起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坐却著！”曰：“未审师意如何？”师曰：“移取庐山来，即向汝道。”

问：“起灭不停时如何？”师喝曰：“是谁起灭？”

问：“轮中不得转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涩。”

问：“路逢猛虎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撝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师曰：“破草鞋，与抛向湖里著。”

问：“万丈井中如何得到底？”师曰：“底。”僧再问，师曰：“脚下过也！”

问：“古帆未豹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小鱼吞大鱼。”又僧如前问，师曰：“后园驴吃草。”

迩后人或问佛、问法、问道、问禅者，师皆作嘘声。

师尝谓众曰：“老汉去时，大吼一声了去！”

唐光启之后，中原盗起，众皆避地，师端居晏如也。一日贼大至，责以无供馈，遂剗刃焉。师神色自若，大叫一声而终，声闻数十里。即光启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。门人后焚之，获舍利四十九粒，众为起塔，谥清严禅师。